

从官场小说转型写谍战小说,曾经火爆一时的《二号首长》作者黄晓阳是如何看待官场小说的兴盛和退潮的?3月26日,本报记者与黄晓阳进行了一番对话。

齐鲁晚报:您最近出版的新书叫《高参》,是一部谍战小说,很多读者说这部小说的“核”依旧是官场和权力斗争,您怎么看?

黄晓阳:小说家写的无非就是社会关系。人作为一个个体,社会作为一个集体,作家写的就是这种个体在集体中生存的处世方法。而官场是各种社会关系、社会矛盾最集中的地方,很难避开。

齐鲁晚报:您是不是觉得官场小说的本质就是人际关系?

黄晓阳:不完全是,有一些官场小说仅仅是对官场的腐败等问题进行简单抱怨,他们不深入去研究。还有一种,直接把官场写成了黑社会。

齐鲁晚报:这种官场小说有什么价值?

黄晓阳:没有价值,他们完全不懂官场。官场这个东西,因为它掌握的资源多,它的权力可以对社会形成一种很大的推动力或者破坏力,所以无论中国还是国外,官场都会有很严格的游戏规则。但是我们有一些年轻作者完全不懂这种游戏规则,而是想当然地写。我曾经看过一本所谓的官场小说,当时好像还很火,它说省委组织部任命了一位新市委书记,那个新市委书记把任命书一拿,拿着包就上任去了,这是完全不懂得游戏规则。

齐鲁晚报:您为什么这么爱写官场权力斗争?

黄晓阳:我觉得应该有一门学科叫权力学,它有很多学术性的东西值得探讨,但中外学界没有建立一个专门的学科去研究,从古至今都是官员自己琢磨。

齐鲁晚报:《厚黑学》曾经非常火,甚至被一些官员当成官场心术指导书,这正常吗?

黄晓阳:因为那个时候官场存在很多暗箱操作,如果整个游戏规则是透明的,那么大家不会一想官场就是厚黑的。古今中外,任何一个权力体系都会建立很多机构、制定很多规则,来限制这种厚黑的存在。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找到更好的办法。不过,越是这样,就越值得研究是不是?

齐鲁晚报:您的《二号首长》就是研究权力运行的吧?

黄晓阳:对。那本书的封面上有三句话:第一句是王者伐道,道是什么?道是自然规律、社会规律。就是利用规律来掌握一种权力平衡。第二句叫智者伐交,交是什么?交流、交换、置换、外交、平衡,包括妥协啊、斗智斗勇啊等等,它也不是厚黑。第三句,武者伐谋,这就是指阴谋,是最末流的。但阴谋之外还有阳谋,阳谋就是上面两个层次。你运用自然规律,用所有正当合法的手段来做对的事就叫阳谋。

齐鲁晚报:关于阳谋,您给举个例子吧。

黄晓阳:比如,某一年湖南卫视有个节目非常火,但是受到了上层的打压。这个时候呢,湖南某位领导就用了一个很阳谋的方式,对这个节目表达了支持。当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,湖南卫视的一位领导带着超女们进去,给他介绍说,这就是李宇春。这位领导说,我认识你,我是你的粉丝,今天很难得见到你,一定要请你签个名。就是这么一件很小的事情,举重若轻,但大家都明白了,这位领导是支持这个节目的。你说这是厚黑吗?是阴谋吗?不是,他是阳谋。

说实话,我们人生中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技巧,普通人不太琢磨这个东西,但官场的人琢磨得很好。如果男女朋友相处、夫妻相处,你也能把这些细节都处理好,你每说一句话、每做一件事,都能考虑得这么仔细,那不是少很多矛盾吗?这一类很阳光的处理技巧,我们为什么不去运用它?

齐鲁晚报:有人觉得您小说里强调的阳谋、手段、圈子、人脉

官场小说隐身记

(上接B01版)

反映现实就避不开“官场”

一些读者感受到了信念沦陷的毁灭感。26岁的李婷是一名国企员工,她记得当时看到《二号首长》时的震撼:“我当时就想,这是真的吗?官场原来是这样子,真是一片黑暗,是官就贪。”

文学批评家称其为“溢恶”:一个个黑幕被揭开,大量阴暗面被曝光,大量权术被披露。这些官场小说满足了人们对于社会权力阶层生活的窥私欲望,以及揭秘机关生活中种种黑暗腐败的发泄冲动,但却少了制度反思和人道主义的关怀。

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导周志强认为,在这些官场小说里,理想信念被消解,丛林生存的规则被树立起来,在这种叙事方式的引导下,你不再去关注现实政治的合理性,转而对政治升起深深的失望情绪,丧失对政治公正的寻求欲望。

如果普通人对官场失望了,社会后果可能比想象中更严重。一旦普通人丧失了寻求公正的欲望,就会丧失抗争的勇气,政治就会越来越黑,公正将更加难以实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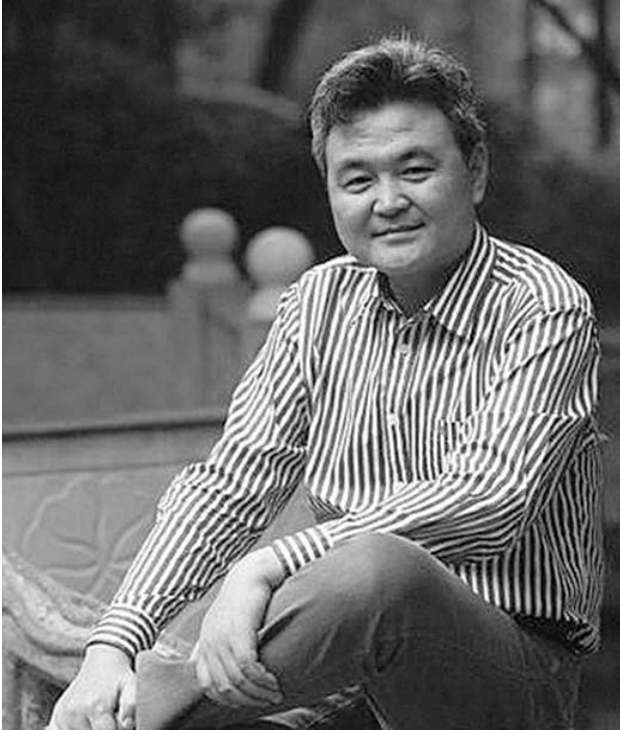
不能忽略的一点是,这些官场小说最大的粉丝群可能正是公务员本身。据2009年《决策》杂志公布的一项调查,读官场小说的党政机关公务人员占到30.5%。

对市场嗅觉灵敏的出版社撕下了所有的遮羞布。他们直接将官场小说打造成“当官技术手册”。不少官场小说的宣传语中直言,书中“囊括官场平衡术、阳谋、斗争技巧、升迁密码等终极为官艺术”,“告诉你政商圈子最隐秘的成功法则”。

在官场小说引发的关注潮中,“升迁”、“成功”这些商场字眼肆无忌惮地取代了“公仆”,“公共利益”被光明正大地遗弃。

当然,必须说明的是,官场小说也不全是“溢恶”和揭露黑幕,不少作品中也包含着批判意识和正能量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《新星》等改革文学到王岐山推荐的《大清相国》,信念和理想的星火都没有被权力斗争所淹没。官场和官员并非碰不得,让人失望的是沉浸于权谋、缺乏反思的叙事方式。

首届百道网中国好编辑汤亚竹说,中国目前的改革,从医疗到教育等,各个行业无不以政府为主导,因此只要一反映现实就不可能避开“官场”。



代表性官场小说《二号首长》的作者黄晓阳。(资料片)

对话《二号首长》作者黄晓阳——应有一门学科专门研究权力

本报记者 张亚楠 徐瀚云 实习生 于民星 冯岩岩

这些东西,和人治有很大关系,但跟现在建设的法治社会是相违背的。

黄晓阳:任何法律都是粗线条的,法律永远定的是大规则,而不会定很小的规则。法律是底线规则,在底线之上还有道德规则,道德之上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细微的方法。法律是规则,人治不是规则,但它们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没有关系。可以说,任何规则都消灭不了人情。

法律可以规定你和你老公拿到结婚证才算结婚,但法律不可能细做到规定你们每天怎么吃饭怎么花钱。你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处理。如果要谈人治社会和法治社会,那可能是另外一些东西,我们就要说怎么去制定规则了。

“应该对那些宣传跑官卖官的不健康作品予以控制,对那些反映我们社会改革进步的所谓‘官场题材’的作品予以支持,提高管理水平。”汤亚竹说。

职场小说的名,官场小说的核

从2012年开始,大多数官场小说作家开始集体转型。

但从他们随后推出的作品来看,无论是历史小说、爱情小说还是职场小说中,我们依然能嗅出一股官场味道。熟悉他们的读者也读出来,很多小说家转型的是标题,而不是内核。作家们放弃了对现实官场的书写,把精力放到历史的官场或职场中的权力斗争上,骨子里与他们以往的创作思路一脉相承。

作家肖仁福对此毫不讳言。去年8月,他的小说《平台》出版,出版社把它包装成职场小说上市,以“屌丝逆袭成职场高手”做噱头进行宣传。肖仁福说,这部小说本质上并非职场小说,在80%的程度上可以算作官场小说。

《平台》的主人公是监理师,代表业主监理施工业务。他投标的德都绕城项目,公司背景深厚,人际关系复杂,想让项目顺利进行下去,就必须平衡复杂的政商关系。经过艰难曲折的努力,他逐渐谙熟了一套平衡术,成为一名职场高手。

肖仁福说,小说的构思来自于2011年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冯伟林的受贿案。所谓“屌丝逆袭”只是出版社用来包装的手段而已,之所以把它包装成职场小说,是为了避免官场小说在出版审查时受阻。

封建王朝的官场也是小说家集体躲避的好去处,用历史的修辞,借古说今。肖仁福《万人之上》着眼于西汉权臣霍光的仕途之路和权谋手段,出版社做宣传时直言这本书揭示了“中国式的政治智慧和做官艺术”,是“公务员必读的从政谋略小说”。

黄晓阳的《高参》把背景放到了抗战时期,讲述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为掌握高层情报,周旋于日本特高课、汪伪特务处和国民党军统之间,一步步接近伪政府某位要员,成为其高级参谋。读过《二号首长》的人可以在书里看到熟悉的官场权斗路数。

黄晓阳承认,这本书里,他的笔墨仍旧放在办公室权力关系上,它的核心和官场小说是一样的,都是人际关系和“权力学”。但在宣传的时候,出版社有意隐去了官场小说这张牌。